



2015年的富士山下芦之湖与百年前的富士山影·艺术家沿袭故人的方法·呈现物是人非的风景

印象横滨

采访、撰文：周亦鸣

从地中海环绕的意大利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不消十几个小时的航程，而对Giada来说，则跨越了百年的距离，在故人描述中熟稔的东瀛风貌，最终与现代风景相对峙。历史荡涤了一方水土的人情百态，让时间冗长的间隔昭示了文明社会的嬗递。

百年旧影

12月1日星期二——早上十点，我们出发，离开长崎。起锚，蒸汽船驶出海湾，微风迎面而来，我们扬帆起航。

我们经过的地面是干燥的，岛屿的轮廓像是砂岩和沙子质地的碎片。

M.R

我们回程的时间已经确定了，许多意大利人和朋友们等着我们，摄影师准备好器材，为我们的队伍摄影。

他们在人群中告诉我们，虽然尝试失败了，但这是一次远征的美好回忆，我希望从中留下一些痕迹，我为自己参与其中而引以为傲。

M.R

留下的名字M.R是Mathilde Ruinart，这段法语原文来自她的手稿，书写了1867年她追随外交官丈夫前往日本的旅程。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东方寻找蚕，当时纺织产业强盛的意大利正值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影响了当地的蚕养殖。日本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时代，拒绝除外交使节之外的任何外国人来访。随行的有意大利代表团和三百名日本派出的士兵，保护他们的安全。异域的风光不断撞击心怀，旅途却并非风平浪静。Mathilde冒着生命危险，策马奔腾，和男人们一起露营，持枪，甚至为了自卫和保护丈夫免遭袭击而枪击过三个人。更多的旅行故事淹没在时间里，只留下档案、物件、根付（人们用来悬挂随身物品的卡子）、书信、画册、家具和日记透露了这位19世纪的女士的情性和品格。

2014年，Mathilde 的后人Giada Ripa埋首在这些旧物里，尤其专注于她的绘画集“旅行笔记”和“日本之旅”描绘的优美生动，追索那些属于往昔的痕迹以及与自己家族之间的联系，一百多年前的旧影在想象中展开，仍然令她感到震撼。“看来她有一种强悍的性格和莫大的勇气。她恰好生活在历史和文化的过渡期，有意记录这段时间的每一个侧面。”

Giada爱上了这位女性祖先，渴望越来越多地了解她，欣赏她如何通过写作和绘画来勾勒日本的城市、自然、人类和土地。“似乎是她选择了我去发现这份手稿。同样作为一个想要通过摄影艺术和讲故事独立表达的女性，我想这次相遇改变了我的生活，这让我意识到总有一些强大的女性会留下难忘的事业，只有时间、历史、研究和艺术让她们成为真正的人。”

经由Mathilde铺开的是散落在欧洲各地的家族网络。Giada发现，Mathilde的后人有的在意大利北部，有的在西西里。在巴黎，她遇到了Mathilde的直系后裔Marisol，后者的父亲是Mathilde最爱的侄子，Mathilde留给他在日本的大量收藏和来自世界四大洲的考古发现。Marisol向Giada描述了Mathilde强悍的性格和对冒险的疯狂热爱，她还发现了一张日本画家画的Mathilde和丈夫在护卫之下骑在马上 的画像，印刻在Giada心中，成为故人标志性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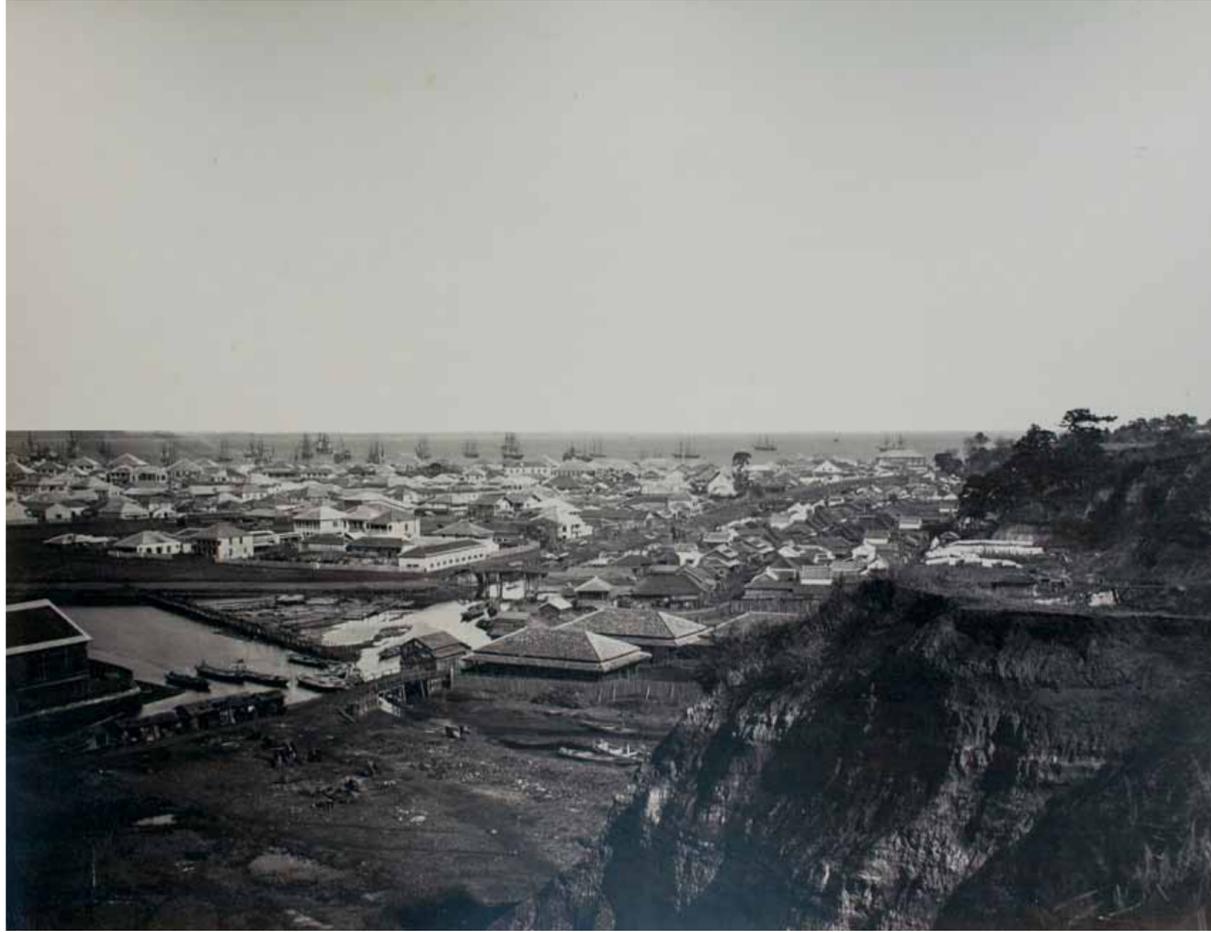
Giada发现这段往事完全是一个巧合。早在几个月以前，她在位于意大利皮埃蒙特的祖宅阁楼上翻箱倒柜，恰好发现了一本旧影集。照片的作者是Felice Beato，拍摄于1868年，Giada正是在进一步寻找相关线索的过程中发现了Mathilde的遗物。两位故人之间的友谊解释了为什么Beato的作品会留在她家的祖宅里。

Beato的53幅手工上色的蛋白印相照片记录了横滨城市及周边的景致和人物，每一幅画面都还是簇新的，题材和风格都是独特的。由于欧洲人只能被允许与外交官一同在沿海一带旅行，他主要定格了那些港口城市，展现了日本的城市化变迁。

影集分为两卷：“镜头中的日本风景（附历史和描述性的笔记）”和“日本国民肖像类型”。所有手工上色的人像包括卖鱼的小贩、武士、神父、已婚妇女、牙医、苦力……等等，一系列参差各异的日本人物都附有词条，说明他的身份和职业，词条是用罗马字母写就的，今天看来这些方式是奇怪而过时的。其中也包含很多事实错误，说明西方人对于正在与西方建立新关系的日本的认识尚在初级阶段。



Giada怀着故人的心境去往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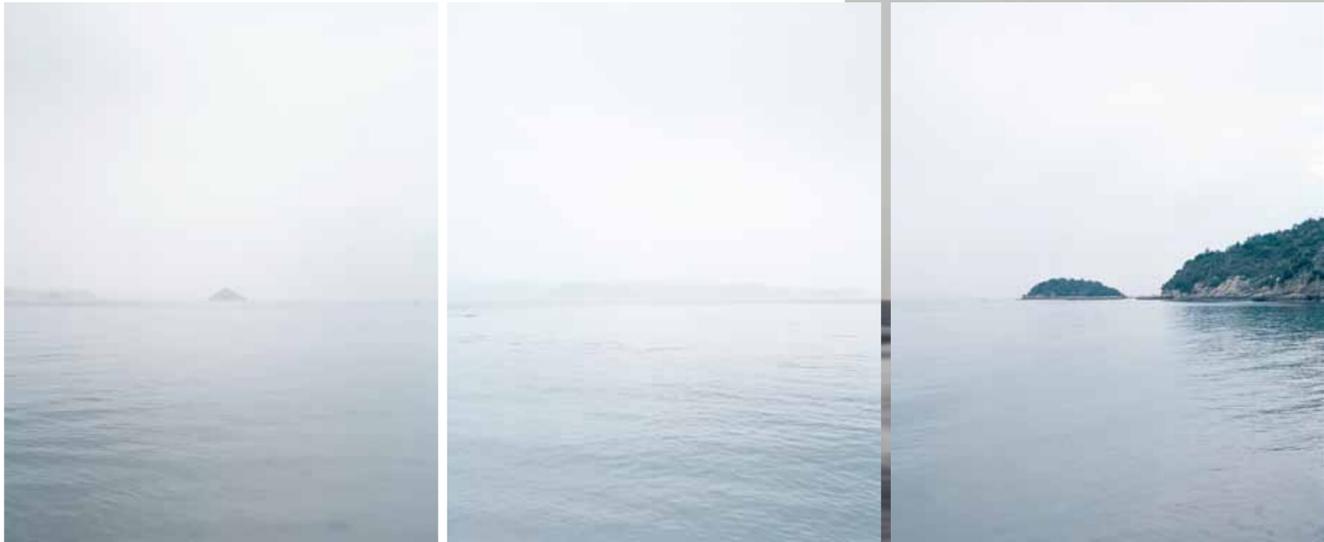


1868年的横滨港景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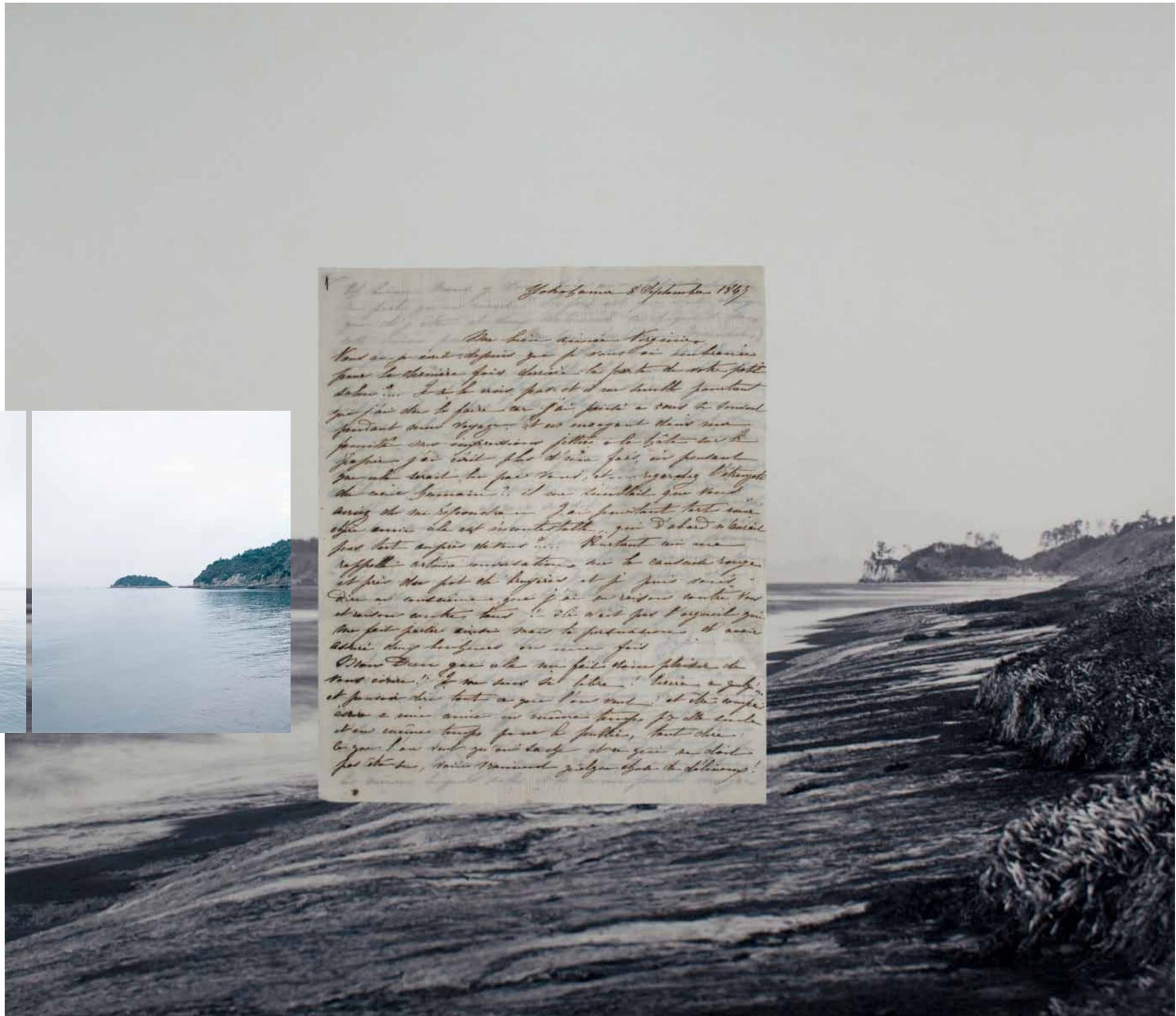
横滨夜景·2016

在150年前后的镜头下，同一方水土的精魂带上不同的时间滤镜，呈现迥异不同却可以归于同一的面孔、风致和色彩，古今风景和形象之反衬，乃是艺术更新历史叙事的尝试。



Yokohama 8 September 1861

Ma bien aimé Virginie
Tout s'est fait depuis que je suis en Amérique
pour la dernière fois, depuis la perte de votre petite
lettre... Je n'ai rien fait et il me semble pourtant
que j'ai dû le faire car j'ai écrit à tous les amis
pendant mon voyage. Je me souviens de vous
prouver mes suspensions j'étais à la tête de la
papier j'ai écrit plus de vingt fois, en attendant
par un vent qui fait venir, et regarder l'horizon
de votre pays... et un souvenir que vous
avez de me répondre. J'ai pourtant tout fait
pour venir à ce point de vue, qui d'abord a bien
fait tout au long de la route... Restant en une
rappelé certain souvenir sur le canal de Suez
et puis sur les bords de l'océan et je puis vous
dire au contraire que j'ai vu dans tout le
et dans ce que vous... et c'est par l'argument qui
me fait parler ainsi mais la persuasion et avoir
adieu d'un bonjour en votre fait
Où Dieu que vous ne fait de moi flâner de
tout cœur! Je me suis de l'été! Vous a je
et j'aurais dit tout à que l'on voit et c'est toujours
avec à votre amie en même temps je suis le
et en même temps pour le public, tout dire
ce que l'on voit que sur la page d'un livre se sont
pas été de, mais vraiment je l'ai de la distance!





左：1868年，身着蓑衣的人；右：2016年，时尚专业的学生



Beato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社会的首位视觉叙事者，也是第一位把日本的影像带回西方世界的摄影师。其后50多年，直到20世纪，Beato的亚洲摄影构成了旅行日记、报纸插画和其他出版物中的标准影像，从而帮助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亚洲社会的“概念”，其中不乏顽固的刻板印象。

Giada看到，Beato和Mathilde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加以考量的。Beato作为进入日本用摄影记录的第一人，是渴望获得名利的摄影师，而Mathilde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作家，她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曾经给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以灵感，但她的艺术遗产只是沉默的时代见证，被锁闭在自家的院墙之内。

“我激动不已地翻阅这些作品，祖宅的发现是一个大惊喜，也是一个邀请，引领我思考如何基于档案而展开新项目，并且重新上路去往亚洲。” Giada说。

三重奏

从地中海环绕的意大利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不消十几个小时的航程，而对Giada来说，则跨越了百年的距离，在故纸中熟稔的东瀛风貌，最终与现代风景相对峙。幕府统治下闭关锁国的岛屿之国，早已历经战争、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的洗礼，跻身现代发达文明社会的队列之中。历史荡涤了一方水土的人情百态，让时间冗长的间隔昭示了文明社会的嬗递。

受到两位故人的启发，Giada最终预见开启了横滨1867年-2017年项目的契机。她动身追随他们各自的足迹，踏足日本现存的乃至于已然消失的地方。“如果说百年前的摄影叙事中充满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解，那么在旅行成为日常的今天，殖民的视角让位于对当地文化的更深入调研。作为摄影师，我从档案学和人类学的路径，充当Beato的影像和Mathilde的肖像之间的连接，通过我的西方棱镜，识别当代同类，呈现相互平行的历史层叠、文化路径和旅行经历，表现横滨及周围社会和风景的变迁，从而创建我们三者之间跨越150年的对话，让我循序渐进地进入充满了细微玄妙的当代日本世界。”

在路上，Giada反复阅读Mathilde的日记，想象她如何在一个几个世纪以来禁止外国人入内的国家旅行，她的每一步都是一种见证，是对日本文化的体验。与此同时，Giada也会想象Mathilde每到达一个新地点所感受到的启示，把这些城镇与意大利的城市相比较。长崎可以和那不勒斯相比，广岛可以和威尼斯相比（因为河流和运河）……“困难的是想象原子弹爆炸前19世纪的广岛和被地震破坏前的长崎或者神户……但是，我能够把她的记录都影像化。当我在欧洲从Beato的视角拍摄，我可以想象超越这些地点，进入日本的平行城市，把自己置于Mathilde的旅行情境之中，付出耐心和时间，与当地互动。她的遗作启迪了我，切肤的感悟赋予我的作品以一种个人性。”

这种个人性也来自于Giada与家族之间的渊源。“这个项目带领我彻底研究了我自己的家庭渊源，揭示了我前所未闻的、与我个人历史有关的故事，它们塑造了我的艺术和文化取向。” 这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其他项目的卓异之处。而对物质和文化景观的探索，历史研究，或者人类学调查，则是Giada的摄影项目所具备的共性。

真正开启项目花了很长时间，她把工作分为两个章节，并且出品了一些物件、整套作品、出版物和巡回展览。第一章“日本风景”拍摄于2015年夏天，她的足迹遍及横滨、东京、广岛和一些日本内海的小岛，如长崎。她对风景的拍摄遵循了Beato的方式，主要用大画幅相机，在取景构图上花费大量时间，简淡的画面呈现了物是人非的光景。

第二章“当代肖像”则摄于2015年12月。Giada没有沿袭Beato的方法，而是运用了自己的摄影配色和概念。雅美担任拍摄指导，策划了拍摄当地专业人士的整个计划。拍摄内容基于Giada发现的旧影集中的肖像，包括医生、武士、纹身师，她找到这些职业在当代社会的同类。她也让雅美寻找其他当代职业，这些职业的内容可能与19世纪日本的职业和西方社会的类似职业截然不同。

为了尽可能地探索当代日本，Giada不仅计划拍摄肖像，而且对他们每个人做了采访，了解他们的职业和人生故事，也让他们有机会了解整个项目，进入Beato的旧世界。“这些日本人在各自的位置上表现出的守信和协同工作是我在其他国民身上没有遇到过的。”所积累的素材将用于未来的装置和展览。

Giada想创造一些突破套路的肖像，大画幅和长曝光之下，日本模特们停驻在镜头中，他们的形象在温和且中性色调的背景中被塑造成为完美的彩色画像，所有脸和服装的细节都生动逼真，叙事的重点落在每一幅肖像之上，戏剧性溢出静态的镜框。诸如她用镜头记录了女性施虐者用细带捆绑客户的全身，健硕的男子（Matcho Guy）以公主抱的方式带领游客游览城市……

日本合作方为每幅肖像编写了精确的词条，避免文化误读，肖像和词条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整体，而另一种可能是，Giada拍摄的肖像和故人的作品被平行放置，形式所基于的逻辑不一定是字面上的对应（19世纪的神父对应21世纪的神父），也可能是直觉上的呼应。

这种并置在不同展览中以不同形式被实现。在京都国际摄影艺术节、米兰利塔宫和巴黎摄影展，Giada把19世纪的肖像印在几乎等身大小帆布上，以此作为浮动在前方的镜框中的现代彩色肖像的背景，让观众身临不同的时空场景之中。在巴黎的玛格达·唐妮丝画廊，她把Beato拍摄的肖像缩小打印在米纸上，加上镜框，与大尺寸的她的作品放在一起。

徜徉于这三重奏，可以看到，在150年前后的镜头下，同一方水土的精魂带上不同的时间滤镜，呈现迥异不同却可以归于同一的面孔、风致和色彩，现代人物形象的戏剧性仿佛跳脱于静谧朴拙的古代画像，古今对照凝缩了社会历史的沧海桑田，也是艺术更新历史叙事的尝试。



变装皇后艺术家与1860年代的独自留影的女性



甲冑武士与插画师艺术家